

雨是美的

文/刘湛秋

我喜欢雨，无论什么季节的雨，我都喜欢。她给我的形象和记忆，永远是美的。

春天，树叶开始闪出黄青，花苞轻轻地风中摆动，似乎还带着一种冬天的昏黄。可是只要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，那种颜色和神态是难以想象的。每一棵树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。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，而那萌发的叶子，简直就像起伏着一层绿茵茵的波浪。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，比少女的眼泪还娇媚。半空中似乎悬挂着透明的水雾的丝帘，牵动着阳光的彩棱镜。这时，整个大地是美丽的。小草似乎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，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。呼吸变得畅快，空气里像有无数芳甜的果子，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。真的，只有这一场雨，才完全驱走了冬天，才使世界改变了姿容。

而夏天，就更是别有一番风情了。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，热烈而又粗犷。天上聚集几朵乌云，有时连一点雷的预告也没有，当你还来不及思索，豆粒的雨点就打来了。可这时雨并不可怕，因为你浑身的毛孔都热得张开了嘴，巴望着那清凉的甘露。打伞，戴斗笠，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干爽，可光头浇，洗个雨澡却更有滋味，只是淋湿的头发、额头、睫毛滴着水，挡着眼睛的视线，耳朵也有些痒嗦嗦的。这时，你会更喜欢一切。如果说，春雨给大地披上美丽的衣裳，而经过几场夏天的透雨的浇灌，大地就以自己的丰满而展示它全部的诱惑了。一切都毫不掩饰地敞开了。花朵怒放着，树叶鼓着浆汁，数不清的杂草争先恐后地成长，暑气被一片绿的海绵吸收着。而荷叶铺满了河面，迫切地等待着雨点，和远方的蝉声，近处的蛙鼓一起奏起夏天的雨交响曲。

当田野染上一层金黄，各种各样的果实摇着铃铛的时候，雨，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母亲，显得端庄而又沉静了。这时候，雨不大出门。田野上几乎总是金黄的太阳。也许，人们都忘记了雨。成熟的庄稼地等待收割，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，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。忽然，在一个夜晚，窗玻璃上发出了响声，那是雨，是使人静谧、使人怀想、使人动情的秋雨啊！天空是暗的，但雨却闪着光；田野是静的，但雨在倾诉着。顿时，你会产生一脉悠远的情思。（节选）

下了大雨

文/老舍

不知哪儿的一块海被谁搬到空中，底儿朝上放着。老李的屋子漏得像漏勺，菱和菱头上蒙着机器面口袋皮，四下里和雨点玩捉迷藏，非常的有趣。刚找着块干松地方，头上吧哒一响，赶紧另找地方；最后，藏桌儿底下，雨点敲着桌上的铜茶盘，很好听，可是打不到他们的头上。“爸！这儿来吧！”爸的身量过大，桌下容不开。

一阵，院中已积满了水。忽然一个大雷，由南而北的咕隆隆，云也跟着往北跑。一会儿，南边已露出蓝天；北边的黑云堆成了多少座黑山，远处打着闪。跑在后边的黑云，失望了似的不再跑，在空中犹疑不定的东探探头，西伸伸脚，身子的四围渐渐由黑而灰而白，甚至于有的变成一缕白气无目的在天上伸缩不定。

院中换了一种空气，瓦上的阳光

像鲜鱼出水的鳞色，又亮又润又有闪光。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些蜻蜓，黄而小的在树梢上结了阵，大蓝绿的肆意的擦着水皮硬折硬拐的乱飞。马奶奶的几盆花草的叶子，都像刚琢过的翡翠。在窗上避雨的大白蛾也扑拉开雪翅，在蓝而亮的空中缓缓的飞。墙根的蜗牛开始露出头角向高处缓进，似乎要爬到墙头去看看天色。来了一阵风，树上又落了一阵雨，把积水打得直冒泡儿；摇了几次，叶上的水已不多，枝子开始抬起头来，笑着似的在阳光中摆动。英和菱从桌下爬出来，向院中的积水眨眨眼。

并没有商议，二位的小手碰到一处，好像小蚁在路上相遇那么一触，心中都明白了。拉着手，二位一齐下了海。英唱开了“水牛，水牛，先出犄角后出头。”菱看天上的白云好像一群

羊，也唱着“羊，羊，跳花墙……”把水踢起很高。英的大拇指和二指一捻，能叫水“花啦”轻响一声，凑巧了还弄起个水泡。菱也得那么弄，胖脚离了水皮，预备捻脚指头；立着的那只脚好像有人一推，出溜——脊背也擦着水皮；英拉不住她，爽性撒了手，菱的胖脊背找着了地，只剩了脑袋在外边，“妈！”英拼命的喊。菱要张口，水就在唇边，一大阵眼泪都流入海里。“妈！妈——”

全院下了总动员令。爸先出来了，妈在后边。东屋大婶是东路司令，西路马奶奶也开了门。爸把小葫芦捞出来，像个穿着衣服的小海狗。大红兜肚直往下流水，脊背上贴了几块泥。脸也吓白，葫芦嘴撇得很宽，可是看着妈妈，不敢马上就哭出声来。（节选）



摄影 魏如香

北戴河海滨的幻想

文/徐志摩

我独坐在前廊，偎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，袒着胸怀，赤着脚，一头的散发，不时有风来撩拂。清晨的清爽，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的睡态；但梦思却半被晓风吹断。我合紧眼帘内视，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，一似晚霞的余赭，留恋地胶附在天边。廊前的马樱、紫荆、藤萝，青翠的叶与鲜红的花，都将它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，幻出幽媚的情态无数。我的臂上与胸前，亦满缀了绿荫的斜纹。

从树荫的间隙平望，正见海湾；海波亦似被晨曦唤醒，黄蓝相间的波光，在欣然的舞蹈。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，迸射着雪样的水花。浴线内点点的小舟与浴客，水禽似的浮着；幼童的欢叫，与水波拍岸声，与潜涛呜咽声，相间的起伏，竟报一滩的生趣与乐意。但我独坐的廊前，却只是静静的，静静的无甚声响。妩媚的马樱，只是幽幽的微辄着，蝇虫也敛翅不飞。只有远远树里的秋蝉，在纷纷似的牵引它们不尽的长吟。

在这不尽的长吟中，我独坐在冥想。难得是寂寞的环境，难得是静定的意境；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諧，静默中有无限的创造。我的心灵，比如海滨，生平初度的怒潮，已经渐次的消弭，只剩下疏松的海砂中偶尔的回响，更有残缺的贝壳，反映星月的辉芒。此时摸索潮余的斑痕，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，是梦或是真，再亦不须辨问，只此眉梢的轻皱，唇边的微晒，已足解释无穷奥绪，深深的蕴伏在灵魂的微纤之中。（节选）

享受自由 享受孤独

文/德)赫尔曼·黑塞

风刮过坚强的小径，树与灌木都长不上来，唯岩石与苔藓独存。无人能在此找到什么、占有什么，连农夫都不搁干草或木料。但远方在召唤，渴望在燃烧，于是它越过岩石、沼泽与积雪，造了这条美好的小径，通往别的山谷和房屋。

我在隧道最高点驻足。路向两边的山坡垂下，水也向两边流淌。山南山北的路在顶部交会，手牵手，却又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在我脚边摩挲的一洼水会流向北边，汇入遥远的冰洋，紧挨它的一小堆残雪却向南方滴落，流向利古里亚海或亚得里亚海，直至非洲。当然，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，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。这古

老美丽的比喻让此刻变得神圣。即使漫游，每条路也都会带我们归家。

我的目光仍拥有选择，南方和北方都还属于它。但再走上五十步，便唯有南方向我敞开了。南方自蓝色山谷向上呼吸，这样神秘，我的心又这样为之跳动啊！湖水与花园，红酒与杏仁的芬芳飘上来，是有关热望及罗马朝圣的古老神话。

青春记忆如遥谷钟声传来：想起第一次去南欧旅行的狂喜，陶醉呼吸那丰富的蓝湖香园，夜里倾听苍白雪山那一面的遥远故乡！想起第一次在古塔神柱前祈祷！想起第一次在棕岩后看见浪花翻腾的海洋，如梦似幻！（节选）

语丝

夏天来得那么的急，没几天人们便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酷热难耐了。大街上的柏油路在太阳的炙烤下变得软软的仿佛踩在橡皮泥上；街边的梧桐树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，给伞下的市民带来一丝可怜的阴凉时，自己也泛着耀眼的绿光；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蒸锅，城市里的人们便在蒸锅里哗啦啦地淌着汗，觉得自己随时就要熟了。

——路遥

夏天是悠闲惬意的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外边玩，渴了可以尽情地吃一根冰冰凉凉的雪糕，咬上几口，心里立刻感到凉起来，或者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西瓜尽情地吃，你就能尝到夏天的味道。

——余秋雨

夏天，一个炎热、喧闹的季节来到了。小草都已长到一尺多高。在一望无际的绿草中，朵朵野花时隐时现，它们就像一群穿着各色衣裙的仙女，在碧海中游戏、玩耍，使人感到神清气爽。

——王蒙

夏天的太阳，是烈日升腾的，是热不可耐的，是威势逼人的。它像一个大火球，悬空在那，而所有的树木花草楼房楼阁操场等等，统统被太阳蒸晒着，空气里充满了难闻的热浪。

——老舍

夏天的早晨是绿色的，空气是清新的，天是湛蓝的，人是舒服的，一切是美好的。

——张晓风

新赏析

APPRECIATION OF WORKS

柳梢青·低调
刘存发词篆刻

谦让淳诚，从容淡定，与世无争。
剑敛锋芒，珠藏匣内，处事常恒。
清茶暗蕴浓情，细尝后，醇香绕萦。
豁达胸怀，平和心态，品味人生。

